

园新文学丛书

彩虹

时间和空间
凝聚在键盘上
由情感语言
编汇的虚幻世界
成为现代人的
第三生活空间
这何尝不是
令人心悸的诱惑

我的手指

网络小说

海天出版社

I217.1

于南 柳

L2251

我的手指

网络小说

627777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手指/李楠 柳雁阳主编. - 深圳:海天出版社,2003.7
(七彩虹校园新文学丛书)

ISBN 7-80654-969-2

I. 我... II. 李...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0938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)

<http://www.htph.com.cn>

责任编辑:蒋鸿雁 责任技编:陈 炯

封面设计:亮点设计工作室

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9.5

字数:160 千 印数:1-16,000 册

定价:16.0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前 言

文学有着各种形式，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文学形式抒发自己的情感；对社会的感悟；对亲情的体验，以及表达自己对事物的观点。其中小说也好，散文也好，随笔也好，无不是在表现作者对社会事物的情感，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心历路程。其实，换句话说，有多少出了名的作家不是从中学时代就对写作感兴趣，并以此抒发自己的情感呢？

校园新文学并不是什么新事物，它使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种事物，这也是人在成长、学习过程中所要必然经历的过程。在我们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得更加多样化、更加丰富多彩的今天，这些孩子们的心态，也变得更加复杂，更加多样化。他们不刻意地遵守文学形式，而将自己心中想说的话，悄悄地写出来，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情感、对事物的体验、自己成长中的苦恼，尽管文字还显得很幼稚，但是内容是那样的真实。因此，在我们编辑的这套校园新文学丛书中，我们认为这些中学生的作品就是散文、随笔、小说。

中学生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重要阶段，也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最初体验进入成人的阶段。在这个阶段中，他们虽然稚气未脱，但是他们已经要以类似成人的思想和世界观来认识社会，审视社会了。但是在这种认识、审视和体验过程中，以他们自身的基础是无法承受的，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思想与情感就未免有些幼稚。尽管这样，他们还是要表达，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体中有着成人难以想像的活力，就像涓涓的泉水，终要汇

成大河，流入海洋一样；就像一座活的火山，其下面那滚滚炽热的岩浆终究要爆发出来一样。于是他们就以学到的仅仅是基础的文学知识，来表达他们的这些情感和认识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执拗，他们的纯真，他们的热情，他们的能力与现实的不协调，他们的自信，他们的率直，他们与成人之间的隔阂，他们成长烦恼，等等。

其实，如果我们成人能保留，哪怕是一小部分的这些中学生的心历路程——那份纯真，那份热情，那份自信，那份率直，那种真实——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更美好。我们同孩子们之间也会更加协调，而不会对他们不理解；对他们来说，在面对我们成人时也许会更加轻松，更加快乐；对我们的教育环境来说可能还会改善些什么，起码学生的压力也许会少些。

就像前面所说的，从这套丛书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小作者们并不是刻意地追求文学性，这些文字是他们信手拈来，加上他们那些不愿意讲给成人的话而写成的文字。之所以在编辑这套丛书时加上了散文，小说，随笔等篇名，也是因为这些文字似乎放到那个文学形式中都可以，认为这些文章就是小说，就是散文，就是随笔，因为这些文章真实，因为这些文章还没有世俗的味道与混浊，纯得像涓涓流淌的泉水，清澈见底。

我想，随着这些中学生的成长，这些文章中所表达的情感、困惑、快乐，一定会深深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，不会磨灭。就像我们这些成人在聚会时常常议论起少年时的趣闻轶事似的。有那么一天，这些作者也会那样。所以我们认为，这些文章应该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。在此，我衷心祝愿这些小作者，生活、学习，快乐、进步。

编者

2003年6月13日

目 录

终身为你守口如瓶	子 夜 (1)
如鲠在喉	雨天的猴 (11)
夜的眼泪	耀 华 (22)
爱情简史	幸福村 (27)
心囚	唯 唯 (33)
海上花	菊开那夜 (44)
另一种朝思暮想	雨 桦 (50)
没有胜负的游戏	寒江雪 (58)
61 公里	水 云 (67)
一直这样爱你	曾 科 (76)
未知	流 苏 (87)
就在这个春天	孔雀公主 (96)
阳光季节	启 晗 (113)
不能拥有的爱	雨 露 (125)
串味的爱情气息	桃 夭 (132)
将错就错	乔 奇 (140)
爱殇	黄慕秋 (150)



身后的时间已枯萎	李晶晶 (161)
当我再次遇到他	梁 婷 (168)
漂亮舍友	老 抛 (178)
爱情是根鱼刺	蒋阳飞 (191)
爱，或者是不爱	望 达 (201)
在疼痛来临之前	无 期 (208)
一只鱼的爱情	吕 晴 (218)
破镜	稔 穗 (221)
寻找香巴拉	花对鱼说 (232)
有谁听过含羞草的清唱	晓丹丁冬 (242)
当我还是个神的时候	孙丁玲 (248)
距离	小 忻 (261)
无处容身	田 颖 (270)
寂寞烟花	bixueqingren (276)
故事没有结局	轶 文 (285)
与爱情无关	李 敏 (292)

子 夜

终身为你守口如瓶

她冲到我面前，身子有些颤抖，手神经质地一张一合，仿佛想说什么又不知如何开口，突然亲了我的脸颊一下，转头就走。看着她的背影，我发现脸上湿漉漉的，不知是她的泪还是我的泪。

—

那年我第一次踏入这个都市，才19岁，成为一处高级住宅区的保安。

进出的人大多有车，无车的也衣衫笔挺，皮鞋锃亮，头发一丝不苟。组长告诉我，这里与我的家乡不一样，这里的人过的是天堂的日子。

住宅区坐落在郊区，到了夜里便会很安静，有时我会走出值



班室，看蓝丝绒般的天幕上缀着星星，想家，想读书的妹妹。

一日，一部外来车停在门口，我按照规定过去盘查，司机摇下车窗，我还没说话，他就对旁边坐着的女子说：“外来车不能停进去，我就送你到这里吧。”女子直直地望着前方，脸色苍白，一声不吭。我解释道：“的士不能进去，您的车是可以进去，只是时间超过半小时要收费。”司机看了我一眼，女子没说话，突然开了门，砰的一声，用力把门关上，直直地往前走，她穿着一身浅黄色的套装，虽然下车时气势汹汹，可是背影仍然非常优雅美丽。司机耸耸肩，调转头走了。

后来知道那个女子是这里的新住户，叫艾玲。她常把头发盘起来，穿套装，挎一个大大的黑色皮包，皮包的肩带很短，刚好夹在腋下。出出进进急速而匆忙，就像时刻有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。

一日，同事买回来几张明星的大头像，我指着异常清秀的问：“她是谁呀？”他瞄了一眼说：“周慧敏都不知道，香港的超级大美女，好多人的梦中情人。”我望着那张像笑，他说：“你也喜欢？送你啦。”我高兴地收下，贴在床边，脑子里浮现的却是艾玲的样子，要是她不穿套装，把头发也放下来，跟这个明星真的好像。

做保安的日子一成不变、幽深似井。与艾玲的相遇使我对她有种特别情愫。我希望常看到她。

二

不知不觉，在这里待了半年，虽然同事们都埋怨薪水低，从农村来的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来的时候是冬天，阴冷而光秃。现在这儿的花坛里开满了花，只是都是些娇贵的月季、玫瑰、幽兰。我想念家乡田埂上到处开着的紫云英。

住在小区的人大都是高傲的、不理人的，可还是有些闲居着的老太太少奶奶们，她们会聚在门口的花坛处聊天，有时也会跟我们这些保安拉拉话。

一部的士停在门口，艾玲款款下车，毫无表情地走过去。话头就引到她身上，“这个女人一个人住，都半年了，没有一个男人上门。看来是自己买的房子。”“挺有钱的，不知做哪一行。”“那通身的气派，不是白领就是金领。”“鬼知道，现在赚钱的门路多呀。”有人不怀好意地插了一句，大家哄然一笑，又转到别的方面去了。我心里觉得怪怪的，又说不出原因。

按规定，铁门要在凌晨两点落锁。再晚进来的就要按门铃。那天我值晚班，落锁很久了，因为收到妹妹的信，说妈妈的身体不太好，我心里有些急，辗转地睡不着觉。就听到“哐”的一声，我立即起身，发现有人翻铁门摔到地上，身形纤细，正按住脚轻轻呻吟。我壮胆走过去，问：“谁？”那人的头垂得更低，头发披散，身上一股浓浓地酒味。

“不要喊人。”她说话了，语气哀求。抬起头，我一时竟没认出来，那是一张浓妆艳抹之极的脸，和着泪水汗水，变得一塌糊涂。“是艾小姐吗？”我问。她点点头，道：“扶我一把，我扭了脚。”我上前扶她起来，她紧紧咬住嘴唇，强捺着痛疼，一步步往前挪。到了光亮的地方，我才发现，她穿的居然是件紧身旗袍，衩开到大腿根，脸上、胳膊上都有伤痕，腿上还划了道口子，不停冒血。

“怎么会摔成这样？”我奇怪地问。她没说话，到了门前，才说：“请你不要把今晚的事说出去。”我点头，有些不放心：“要打120吗？”她摇摇头。

我回到值班室，对刚才发生的事有些不明白，只是心里有说不清的痛惜的感觉，就像一件完美的瓷器被打碎，望着墙上那张

周慧敏的画，我想：她，会不会穿那样的旗袍？

第二天看报知道，有家豪华酒店昨晚突然被警察搜查，许多三陪小姐被捕，有几个从二楼的窗口跳下逃跑了。那些小姐穿着与艾玲一样的旗袍。

三

过了几日，没见到艾玲进出，我有些担心。正好同事要到每家收物业管理费，我主动替他。

按了许久门铃才听到脚步声，她开了门，头发蓬乱，睡眼惺忪，手里还拿着酒杯，让我进去。屋里窗帘都拉上，非常暗，但看得出装修得很豪华。她递给我一卷钱，自己倒到沙发上。酒杯滑下，无声无息地滚到地毯上，屋里的酒味更浓了。“多了50块。”我说。“放在桌上吧。”她头都不抬。

我站了会，不由走近她，问：“艾小姐，你还好吧。”她咧嘴地笑：“好，我好得很啦。”“你的腿还有脚……”我支支吾吾地，她一直摇摇晃晃地走，我也看不出她现在的情形。她仿佛没听到，我有些无趣，打算走。“等等。”突然，她开口了，跌跌撞撞地冲上来，抱住我：“小弟弟，留下来陪我好不好？好不好？”我慌极了，想推开她，她却把我抱得更紧：“我给你钱，你陪我。”说着，她就亲我，我下意识地用力挣脱，她失去支撑，摔到地上。也不起来，把头抵着地，头发披散着，很黄很枯，像失去生命力的草，肩膀一抽一抽地动，喃喃地说：“都不要我，都不要我了。”

我心里难过，蹲下来，扶住她的肩，她倒进我怀里，泪水一串串从她的眼中涌出。无声无息地，不停地流着。

她再没有什么动作，只是静静地躺在我的怀里，静静地流泪。然后，静静地睡了。我看着她的脸，那样精致、那样美丽，为什么会让自己这样不堪呢？

我在角落的矮几上看到了一个小盆栽，里面居然是紫云英，小小淡紫的花让我觉得分外亲切，她也喜欢这种花？

大约一个小时，艾玲醒了。看到我表情奇怪，想了想，笑了。轻声说：“谢谢你。”我扶她坐起来，指着盆栽问：“这花是你买的吗？”她摇头：“采的。顺着西边的路往前走二十来分钟就能看到农田，田埂上到处都是这种花。”“我老家也有很多这种花，妹妹常用它穿成花环戴在头上，怪好看的。”我说。她没说话，好像在沉思。我起身，出去了。

再没有理由走进她的家了。巡夜时我会忍不住抬头看她的窗子，厚厚的帘子把一切都遮得严严实密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

一个月后艾玲又开始进进出出。她还是常穿套装，夹着她的大包，头昂得高高的。见了我也很冷漠，就像我与她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。

我主动要求值夜班，有些担心艾玲再出事，不会有人为她保守秘密。

有次我按艾玲指的方向走了走，真的看到了紫云英，还有蝴蝶花，还有好多家乡常见的不知名的小花儿，一地一地的开放，绵延到远方。

四

大年三十，我被留下来值班。

一群孩子在门口放焰火，我站在一旁看，待他们散了才怅然地回到值班室。

有人敲窗，抬头看到一张笑意盈盈的脸，是艾玲。

“怎么没回老家？”她问，语气熟稔而自然，就像我们已经是很久很久的朋友。“他们说过完年给我一个月的假。”我说。再打量她，她穿着白色的羽绒服，鼓鼓的，头发梳成马尾，看上去像

个可爱的洋娃娃。她这样子倒和墙上的周慧敏很像，我忍不住想，觉得很高兴，也许是很高兴她找我说话儿。

“下班了出去走走？”她提议。我点头。

五点钟我下班了，她在门口等我。我跟着她，到郊外，路边有欢天喜地的孩子，鞭炮零星地响着，空气里有硫磺味道，一切都那么喜气洋洋、舒适而满足。

她站住了，看着我笑：“来过吗？”

我点头：“春天来过，当时这里有很多花。”

“小的时候，我也把紫云英串成过花环，戴在头上、挂在胸前，满世界疯跑。”她目光顺着光秃秃的田野望向远方。

“你为什么不回去？”我问。

她收回目光，投到我的脸上，微笑着问：“想听哪个版本？”

“什么？”我没听懂。

“别人问我，我会说，因为我是孤儿，无父无母。你问我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他们不让我回去，他们用我的钱建了三层的楼房，给弟弟娶了门好亲，送妹妹到外地读书，可是他们不让我回去。”她笑出声来，用力摇晃一棵满是黄叶的树，叶子一片片落下。

一阵风起，飞沙走石，她停止用劲，头垂下来，抵住树干，那么的无依无靠。

风停了，她转过头问：“你多大？”

“过完年就20了。”

“20，”她眯起眼睛，似乎在回忆遥远的故事，“我来这里时才16岁。”

我轻轻道：“不做那一行好不好？你年轻漂亮，会过上好日子。”

她走近我，看我的眼睛，我突然觉得难过，鼻子酸酸的，眼眶就红了，赶紧低下头。



“傻孩子，你在为我难过吗？”她扶我的肩，微笑。

我点头，看她良久，慎重地说：“你是不是缺钱，我攒了800块，都给你好不好？”

她怔了，眼睛渐渐浮起一层雾，又笑了：“你知道吗，我们那里，专门给人开酒瓶的小厮，一晚赚的也不止这个数。”说着，她揉揉我的头发：“谢谢你，真的，这个年，是我过得最快乐的，就为你这句话。”

她拉着我坐在枯草上，天色渐渐暗了，远远的，城市的霓虹如金丝银线交织穿梭。艾玲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升起，说着她的故事。

她做了四年的“小姐”。家境好转后才找了份秘书的职业，差点嫁了个富翁，可是最后那个人不要她了，倒是把准备结婚的房子过户到了她名下。

小秘书的薪水支撑不了她的生活，她只得重新下海：白天，她仍是个体面的秘书，穿着齐整的衣服，等一个可以娶她的人；晚上，她就成了“詹妮”——黑暗处的一朵恶之花。

“我需要钱，像我这样的人没有钱就没有朋友、无人理睬，孤独、寂寞，死了都不会有人知道。”

我们一直坐着，她说呀说呀，就像一生从来没有找到过可以倾吐的人，我默默地听着，从不知道还有这样复杂、矛盾的人生，我真的好想帮她，她就像前世里与我有着纠葛的人，爱情？亲情？说不清。

不知道多晚了，一直响着的鞭炮声渐渐连成片，变得响亮、轰烈，焰火也越来越多。

“快到12点了，要接年了。”艾玲看看表说。

“妈妈说，到12点时许个愿，一定会实现的。”我说。

“真的？”她问。

“你有什么愿望?”

“嫁个有钱人，过好日子，”她说，“你呢?”

我笑，不说话。

鞭炮越来越响了，12点越来越近，艾玲念道：“十，九，八……”

天空一下子亮如白昼，焰火如波斯菊般四下绽放，那么美丽灿烂，我抬头仰望着，有种想流泪的冲动。再看艾玲：她闭着眼睛，双手合十，那么虔诚地祈祷着。对于她，幸福遥不可及，我那荒谬的说法也成了她的救命稻草。

我也闭上眼，默默念着心中的愿望。

五

过完年我回家乡，被亲情围绕的一个月。

妹妹缠着我问城市里的一切：那些女的真像电视里那样穿好看的衣服、戴亮晶晶的首饰吗？哥，你下回给我带高跟鞋吧，越高越好，我喜欢呀。我有些惶恐地看她，发现做一个美丽的都市女郎是很多农村女孩的梦。“丫头，那里不是天堂。”我严肃地说。

回城的车上，我想起艾玲，心中竟有些雀跃，仿佛她是那个陌生的都市里盼望我的一个亲人，我渴望见到她。

一切没什么改变。我穿起制服，做我的保安。

有时会遇上艾玲，她的头仍昂得高高的，只是唇边有丝若有若无的笑。我知道，那是跟我打招呼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我看到她与一个气宇轩昂的男人一同走进小区。两人的表情都如沐春风，很明显，她找到可能给她幸福的男朋友。

妈妈的话是真的？她在12点钟的祈祷实现了？我想，有些怅然，也有些高兴。

那是个周末的清晨，艾玲与男朋友从外面散步回来，轻声交谈着。

有个男人路过小区，看着艾玲突然停住脚步，冲上去：“詹妮，好久不见，你在这个小区也有客人？”

艾玲的脸一下子毫无血色，她的男朋友也怔住了，退开一步，狐疑地看着她。几乎下意识的，我冲上去，一把扭住认出艾玲的男人，猛地往前拽他，道：“你怎么又来骚扰艾小姐！”艾玲的男朋友恍然大悟般笑了，一把搂住艾玲：“原来是个爱慕者，可以理解，谁让你长得这么漂亮。”说着，揽住她往里走，通过余光我看到艾玲不住地回头看我。

我把男人拉得很远，他一脸怒火地盯着我，我也不知该说什么。“你找死呀！”他吼，“你打我吧，我不会还手的。”我低下头。他看了我半晌，“呸”了声：“神经病，下次别让我看到你。”说着撞开我走了。

夜幕降临了，我坐在花坛上看星星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“小弟。”暗处有人轻轻喊我。不回头我也知道是谁。

艾玲倚着墙，眼睛如一汪流水，静静闪着波光。

我望着她笑。

“谢谢你，我快要结婚了，他是外地人，要带我离开这个城市，我要忘了这里的一切，重新开始生活。”

我点点头，轻轻问：“你会忘了我吗？”

她不响，好久，又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她冲到我面前，身子有些颤抖，手神经质地一张一合，仿佛想说什么又不知如何开口，突然亲了我的脸颊一下，转头就走。看着她的背影，我发现脸上湿漉漉的，不知是她的泪还是我的泪。



六

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艾玲，连再见都没来得及说。也许，她离开时正碰上我休假，也许，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离去。

田埂上的紫云英一季一季地开着谢着，我不知道艾玲的城市有没有紫云英。也许，她不会再采摘这种花了，她说过，要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的。

在这个城市呆得越久就知道越来越多的这种故事。我说不清这些女子是好是坏、是对是错。可是想过好日子的心思总是没有错的吧。如果保守秘密就能让她们得到幸福，我会永远为她们守口如瓶。

艾玲没再问过大年三十的晚上我许的愿，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她。

其实我的愿望是：希望有一天我能给她幸福。

